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著名建築師。一九七七年起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攻讀建築學，八四年畢業於倫敦建築學院。曾獲英國皇家建築學院設計一等獎、威尼斯雙年展銀獅獎、二零零七年度新加坡總統設計獎等。

一切從「家」說起 · 陳家毅

探測一個城市的美醜，只要到人們生活的居住環境去看看，便可知其美學水平的七八成。

我們孩童對歐美、港台娛樂文化認識的主要來源。半夜父母聊著家常，孩子枕上聽著似懂非懂，逐漸入眠。這便是我們

的一台德國牌黑白電視機——

樣豪華奢侈品，是矮櫃上七搭八的睡在同一大臥室裏，將就著毫無思及私人空間。穿牆式冷氣嗡嗡作響，凝結水直往大街上漏滴到天明。房內另一

夜裏父母與孩子橫七搭八的睡在同一大臥室裏，將就著毫無思及私人空間。穿牆式冷氣嗡嗡作響，凝結水直往大街上漏滴到天明。房內另一

大小以飯桌為中心：早午晚吃飯、小孩唸書做功課、大人討論事情都環繞在這桌面進行。客廳反而冷落一邊，「客廳」是陽台上後來加建的——當年的建築無所謂違規不違規，後巷裏仰頭望去，左右兩排老屋都有自我加蓋出來、參差不齊的違建房。

三樓房子裏，一家大小以飯桌為中心：早午晚吃飯、小孩唸書做功課、大人討論事情都環繞在這桌面進行。客廳反而冷落一邊，「客廳」是陽台上後來加建的——當年的建築無所謂違規不違規，後巷裏仰頭望去，左右兩排老屋都有自我加蓋出來、參差不齊的違建房。

像我們，沿著新加坡河岸落地生根，店屋樓下做生意（多是轉口貿易、布料海產批發），打烊後轉身從旁側樓梯上樓，便是「家」的所在。

將衣物雜糧寄往祖家。當年星洲的潮籍華人家庭多像我們，沿著新加坡河岸落地生根，店屋樓下做生意（多是轉口貿易、布料海產批發），打烊後轉身從旁側樓梯上樓，便是「家」的所在。

抗戰結束的七十年前，從商而流落在南洋的祖父輩、父輩，一開始從未打算在異地落地生根。後又逢政治改革，只能繼續駐留在海外打拼，賺取生活費用，定期將衣物雜糧寄往祖家。當年星洲的潮籍華人家庭多像我們，沿著新加坡河岸落地生根，店屋樓下做生意（多是轉口貿易、布料海產批發），打烊後轉身從旁側樓梯上樓，便是「家」的所在。

然而一個「家」，最易顯露主人的習慣和喜好、個人品味和文化修養。華人願意在豪華餐廳花大錢，在拍賣行高價購畫買古董，期待有日價值看漲。對自己家的設計，卻不肯

感」。

有一兩件明朝家具；拼湊而為的擺設，卻說不上有任何「美感」。

然而一個「家」，最易顯露主人的習慣和喜好、個人品味和文化修養。華人願意在豪華餐廳花大錢，在拍賣行高價購畫買古董，期待有日價值看漲。對自己家的設計，卻不肯

用心：不察覺物件色調的衝突，對空間亦無獨特見解，無個人創意可言。步入他們有錢人的家，望見名貴物混雜陳列的布局，我倒懷念起五十年代樸實無華的居住環境，至少舒適不造作，感覺真切。

打理一個像樣的「家」需要很多的錢嗎？我不認為：主人若對居住空間、地板牆面桌椅材質的選擇，有那麼一點點基本的了解和考究；白天和夜晚懂得分別利用日光、照明來調和氣氛，傢俱擺設懂得取捨——物件多到充塞每一個角落肯定不會加分。態度從容，有時候讓空間留白，方是正道。

探測一個城市的美醜，只要到人們生活的居住環境去看看，便可知其美學水平的七八成了。倒不是富與貧的問題：現今京滬富起來的新一代錢多的是，追求法國古堡式、西班牙風格郊外別墅，房子內裝潢還配以仿古歐豪華吊燈與傢俱，可列入「有錢、壞品味」典型富人案例。有學識的主人，追逐一紙文憑的成長期間，唯獨欠缺「美的教育」一項，他們充滿商業與數字的母語裏，缺乏「空間」、「美學」的詞彙。

歸根究柢，品味、美感、文化有關修養，不是一朝一夕要有就有的事情。平日對文化藝術不怎麼關心，富起來的人或許有能力將名店裏的傢俱如樣照搬回家，複製出來眼前

雖然一亮，往往就是一間乾淨、冰冷的「名貴展示廳」。更不用提個人風範或魅力了。星洲如今有二戰後出世的



新加坡河畔當年貿易龍頭店屋，如今變成酒吧食肆：曾是「家」的所在

陳家毅

雖然一亮，往往就是一間乾淨、冰冷的「名貴展示廳」。更不用提個人風範或魅力了。星洲如今有二戰後出世的

美後回返亞洲，現在五六十年已身為人父母，也想為下一代打造一个舒適的起居生活空間。我們的建築事務所，近年就接過好幾樁這樣的項目。建築師行業，有時還蠻像心理醫生專科：尚未動筆在紙上描下房子的第一個輪廓，主要工作除了觀察現場環境，就是聆聽聆聽聆聽……聆聽主人私己的動人故事。

譬如這位事業成功的專科女醫生，輕描淡寫的談話中，我們了解到她有多希望兩位在英、美深造後又工作的孩子，能夠回來亞洲與她長住。新建的房子，便是給兩位成年孩子，建一個嶄新未來的「家」。有了這新房子，母親有了新的希望，孩子的歸來，也彷彿指日可待。

但永遠不再歸來的，是曾經與她長相廝守了大半輩子的丈夫。也許怕觸景生情，才會狠狠將共住多年的老房子夷為平地，囑咐我們重新再建。亦怕觸物思人，從前兩人共同的收藏，一點不在意堆放在儲藏間，記憶於是鎖在黑暗小房裏。但我們怎樣能不明白呢，就算沒有交代，新居落成時，一樣樣拿了出來，代她將塵埃拭去，以一個新的方式，一件件陳列出來，讓記憶重見天日。

雖然一亮，往往就是一間乾淨、冰冷的「名貴展示廳」。更不用提個人風範或魅力了。星洲如今有二戰後出世的

美後回返亞洲，現在五六十年已身為人父母，也想為下一代打造一个舒適的起居生活空間。我們的建築事務所，近年就接過好幾樁這樣的項目。建築師行業，有時還蠻像心理醫生專科：尚未動筆在紙上描下房子的第一個輪廓，主要工作除了觀察現場環境，就是聆聽聆聽聆聽……聆聽主人私己的動人故事。

譬如這位事業成功的專科女醫生，輕描淡寫的談話中，我們了解到她有多希望兩位在英、美深造後又工作的孩子，能夠回來亞洲與她長住。新建的房子，便是給兩位成年孩子，建一個嶄新未來的「家」。有了這新房子，母親有了新的希望，孩子的歸來，也彷彿指日可待。

但永遠不再歸來的，是曾經與她長相廝守了大半輩子的丈夫。也許怕觸景生情，才會狠狠將共住多年的老房子夷為平地，囑咐我們重新再建。亦怕觸物思人，從前兩人共同的收藏，一點不在意堆放在儲藏間，記憶於是鎖在黑暗小房裏。但我們怎樣能不明白呢，就算沒有交代，新居落成時，一樣樣拿了出來，代她將塵埃拭去，以一個新的方式，一件件陳列出來，讓記憶重見天日。

雖然一亮，往往就是一間乾淨、冰冷的「名貴展示廳」。更不用提個人風範或魅力了。星洲如今有二戰後出世的